

# 我的第一篇文章

## 往事

说起来,那是三十五年前的一个夏日,我还是人民大学新闻系三年级的一个学生。

当时的人大新闻系,地址在北京铁狮子胡同(即张自忠路)一号,我们呢称为“铁一号”。这里是北洋军阀段祺瑞的执政府所在地,是鲁迅名文《纪念刘和珍君》中写到的“三一八惨案”发生的地方。在这里,女君子刘和珍以自己的青春热血震惊华夏。院子里列着几幢十九世纪的欧式建筑,正面是一座哥特式的小礼堂,上面耸立着钟楼,不用多加描述了。近年来不少影视导演都看中了这院建筑,《阳光灿烂的日子》和《一地鸡毛》等名片已经细致地向大家展示了院中的风貌。

对一位大学生来说,1960年意味着什么呢?它意味着停课参与狂热的“三面红旗”运动刚刚过去,意味着机械地批判修正主义文艺思潮刚刚过去。年轻人无不感到精神的、文化的饥馑。而这同时,“三年困难”时期已经来临,大学生的直接感受是吃不饱肚子。我忘不了学校利用寒假组织大家去东郊朝阳人民公社收获过的地里拾萝卜的情景。生理的饥饿迫使学校停止了体育锻炼,精神的饥饿驱动学子回归书斋。

每天下午,操场上空空如也,而图书馆座无虚席。这段时间,也就是1960年的春天,我学习写了几篇文章,其中有《形散神不散》和《谈华君武漫画创作的“特色”》,寄发北京一些报刊。这些习作不能不留下那个时代从政治意识形态来观察、论述文艺问题的色彩,但以一贯的

书生气和对专业问题的偏好,还是尽可能地

从艺术角度来谈问题。现在来说那个夏日,大约是下午三点左右,我们班的团支部书记章壮沂(他现在是中央电视台副总编辑)来图书馆找我,说系办公室通知,《美术》杂志编辑部要我马上去一趟。这当然是因为评华君武的那篇文章了。我随即赶到王府井大街北段的文联大楼。当时全国文联、全国作协和许多文艺家协会、文艺刊物都在那幢五层灰楼里办公。“文革”后,这里成了三联书店和商务印书馆。一进楼口,在过厅里就看到了田汉、安娥、郭汉城、蔡若虹的名字。是从文联资料室贴在墙上的借书逾期者的名单中看到的,心里兀地便有所动。

那是个崇拜权威的时代,又正面临着寻找青春偶像的年龄,对我来说,这些遥远而高不可攀的星座,瞬间竟变成了借书逾期的一般读者。乍然的反应是那种偶像被亵渎的感觉;随即泛起一丝似有若无的亲近感——原来这些人和我一样,也要借书也要还书,借了书不还也要公布名字。他们从辉煌大柱后面走出来,被平民化了。其间又混杂着一点神圣感——我从校园走进了一个非同小可的地方,一个不把田汉当田汉的地方。诸神在这里只是平民,平民在这里也就有点神圣了。

在四楼,《美术》编辑部的高焰大姐告诉我,主编王朝闻要和我面谈。王朝闻?不是那个塑刘胡兰像的大雕塑家吗?不是那位阐述欣赏是一种审美再创造、“老虎”在艺术品中是“人”的美学家吗?我受宠若惊,惊成了一只兔子,被高大姐押进了大名鼎鼎的王朝闻办公室。那时他还不到五十岁,瘦削的

脸上浓眉扎眼。“你就是肖云儒?”“还是个娃娃嘛!”“有二十吗?”“还差五个月。”满口川普带来一种天然的随意和松弛,很快感染了我。我开始找回失落后的自己。

他谈了对我这篇文章的看法。意思是有很多好的见解,但这些见解常常包裹在耳熟能详的语言之中。现在要和我商量怎样脱掉“大鳖”,使这些见解显出光彩来。他接着谈了几点具体修改想法。他说话的语言结构有点奇特,让我至今难以忘怀。怎么说呢,极像印第安人的“飞过去”器,思想飞出去,画个弧,又转回来,他说华君武的漫画大都是政治讽刺画,当然要从当时的政治背景和党的政治主张出发来认识。但是,政治斗争不能直接变成艺术作品,要经过审美转化,包括审美体悟,感情投入,形象再现和审美理想的熔铸等等,评论文章应该重点分析的正是这种审美转化过程。

当然,这种分析还是要从政治斗争背景上,从党在当时的政治主张的基础上来进行。他就是这样,总是“当然”如何如何出发,神采奕奕地飞向“但是”要如何如何的领域,最后又旋回到“当然”飞那个毋庸置疑的出发点。我当时很为这种“飞过去”的说话方式迷惑不解。分明感到他要说的是“但是”以后的内容,却不明白为什么要将这些镶嵌在两头的“当然”之中。我似曾感到,正像他指出我文章的缺点一样,他也将自己的好见解裹进某种“大鳖”里。

几天以后,我将改好的文章送给他。他当面看完、签发,刊登在《美术》杂志

这一年十一月号的头条。后来,《人民日报·副刊》也发表了我那篇《形散神不散》,被文学舆论认为是六十年代散文写作的代表性论点,引起了长达三十多年的议论。

一直到八十年代,到我自己由不惑进入了知命之年,对当年王朝老那种“飞过去”的谈话方式才有所理解。那是一个时代、一代人的文化心理和思维方式。在那个时代并不乏有见解、有思考、有创造力、有生命光彩的人,但他们只能将自己活跃的生命装在“飞过去”器上,才能运载出去,又不至偏离轨道而回不来。其中有不不得已的苦恼,也有习惯成自然的文化心理魔圈。

此后我一直没有见到这位尊敬的长者。有一次几乎就要见到,又因一板之隔而失之交臂。那是1992年,我去北京参加一个全国文学评奖的评委会,专门去东北郊文化部落宿舍看他。不料家门紧闭,其上贴有一纸,“谢客”两字赫然在目。下有小学两行,云“年迈体弱,残生还想干点事,祈望各方谅解。”我心头一热,肃然起敬,徘徊良久,终于下不了敲门的决心。便敲开了住在他楼上的陕西老乡艾克思先生家,陈述我的难处。艾兄说:“你不要作难,他这几天不在,去了南方。”他告诉我,也许出于生命和事业的双重紧迫感吧,王老师对时间的确看得很重,轻易不出门,不会客。我只好将两枚存了五年的山参留下,托艾兄转交,快快离去。

华君武先生倒是见了好几次。许多活跃的话和生动的照片留下了我和他之间的交往,那是另一篇文章的内容了。  
肖云儒



## 中国古代技术发明之一——水稻栽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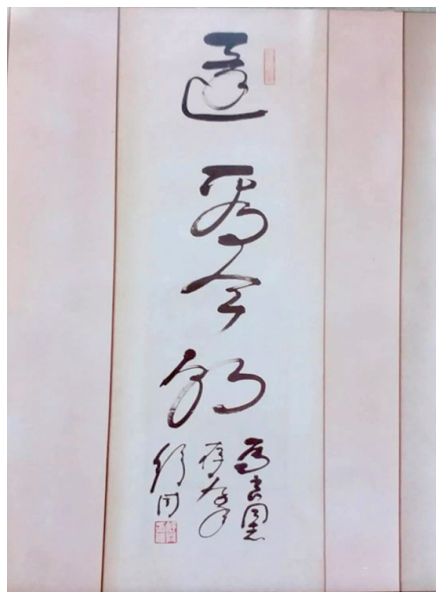
稻是世界第一大粮食作物,世界上有一半以上的人口以稻米为主食。仅在亚洲,就有20亿人从大米及大米产品中摄取热量与蛋白质。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稻米生产国,占全世界总产量的30%左右。2004年,联合国设立国际稻米年,主题为“稻米就是生命”,这是联合国历史上第一次为某种农作物做出这样的安排,可见稻之重要性。

研究表明,中国、印度和东南亚都有可能是水稻最早的驯化中心,但中国作为亚洲栽培稻的起源地的观点已获得越来越多的考古学证据的支持。

中国史前栽培稻遗存的出土地点已达一百六十处,时间在万年以上的就有湖南道县玉蟾岩遗址、江西万年仙人洞和吊桶环遗址、浙江浦江上山遗址,其中在江西仙人洞遗址和吊桶环遗址中发现了距今约12000年的稻作遗存,而且在其不远的东乡县至今仍有栽培稻的祖先普通野生稻的分布;湖南道县玉蟾岩遗址中还出土了目前世界上已发现的年代最早的水稻实物标本;此外,考古学家还在江苏、湖南等地距今6000多年前的新石器时代遗址中发现了水稻田与灌溉的水沟,这些都为水稻是亚洲栽培稻起源地的说法提供了进一步的证据。

稻米一直就是中国南方人的主食。公元1000年前后,稻米已养活了半数以上的中国人口。明末宋应星的估计:“今天下育民人者,稻居什七”。随着时间的推移,水稻种植技术也在不断进步,由最初落后的象耕鸟耘、火耕水耨,逐渐发展成以耕、耙、耖为主体的水田整地技术,以育秧移栽为主体的播种技术和以耘田、烤田为主的田间管理技术。

中国的水稻栽培直接影响到周边其他国家稻作的发展。两千余年前,生活在长江中下游地区的吴越人把水稻栽培带到今日九州一带,这是日本有稻作栽培之始。东汉时,九真(今越南北部)太守任延将内地的耕犁技术传到他所辖的地区,影响到邻近的交土(即交趾)、象林(越南中部)等地的水田耕作技术。  
杜新豪



20世纪八九十年代,由于机构改革,被誉为“一代画侠”的马良,离开了他的专业鉴定收购单位,开始苦心研究中国山水绘

## “还看今朝”

### ——舒同先生和马良先生的一段神交

画,但是,由于他在古玩和书画鉴定方面的影响太大,常常有一些老朋友出面请他帮忙鉴定,所以东西南北各地的来客络绎不绝,也很少闲下来。

1990年的某一天,兰州一位姓王的朋友来到西安,拿出一副舒同写给马良的字。马良打开一看,只见“还看今朝”四个草书大字,跃然眼前,四尺对开,竖幅,下边题写了“马良同志存九〇年舒同”三行字,下签有舒同之印。一看便是真迹无疑。马良当时比较奇怪,问道:“这是怎么回事?”那位王同志说:“上个月舒同先生到了兰州,在我那里看到了你的那幅画,很喜欢,当时就问你情况。我说了。他想起你是西安外贸的马良,曾经到过他在西安东

关的住处,印象很好,但不知道你的画这么好。于是,就要求我把那幅画送给他。我当时有些犹豫,舒同先生便让我铺开一张纸,当时写下了这幅字。并说:‘你到了西安,将这幅字转送给马先生,就说我舒同把你的画拿走了。他看到这幅字,会给你画一幅更好的画。’王先生显得惊喜,舒同却爽朗地说:“放心吧,一定会的。我们就叫神交。”

舒同是老革命,当代著名书法家,是中国书法家协会的创始人和第一届主席,他的字舒展圆润,自称风格,成为“舒同体”,是一位名副其实的书法大师。20世纪七十年代曾长期在陕西工作,陷入“文革”劫难,他在落难时曾经居住在西安东关。马

良先生自从1971年开始在西安外贸鉴定收购古玩字画,历时十多年,结识了西安一大批书画名家,只要能够给国家换回外汇,一概定级收购。当时,也曾造访过舒同。马良很是诧异,以舒同当时的地位,还记得这种事情,可见其对“文革”前后的记忆之深。王先生是兰州武警某部的干部,也是很有影响的书法家和收藏家。此前曾经请马良到兰州两次,都是鉴定老一代画家的作品。

马良听了这个故事,自然非常高兴,当即画了一幅五尺的水画赠送王先生,果然如他所愿。马良的见识和率直的风格令他们信服,甚至敬仰,以致于引出了马良的又一桩情缘。  
李郁

## 视点

# 长安王曲:中央陆军军官学校第七分校的岁月

## 钩沉

1939年,侵华日军已经占领了浙江北部地区。虽然上海、南京、武汉等大城市相继沦陷,但浙江南部地区始终没有被日军攻陷。

这一年的夏天,一队年轻人告别父母和朋友,从秀丽的浙江南部出发,向祖国大西北,踏上了征途。他们人数虽多,目的地只有一个,那就是长安县王曲!

那一年的夏天,中央陆军军官学校第七分校来浙江招收学员,许多人应征报名。这些人大多是中学生,其中许多人是中断了学业,弃笔从戎。于是他们就有了这次艰难的远征。

参加这次远征的一位学员名叫金祖民,多年以后,他将自己的经历写了下来。如果没有这场战争,金祖民会在第二年的7月份中学毕业。他听到中央陆军军官学校第七分校在浙江招生,决定中断学业,与好友一起参军。他随同100多名浙江学子从金华出发奔赴陕西省西安市长安县王曲镇。

当时南京、武汉已经沦陷,抗日战火弥漫,日军加紧了对外围重庆和湖南长沙的攻击,因此通往大西北的道路完全不通,他们只能徒步绕道。在漫漫长途,他们数次遭到日本飞机的袭击,沿途伤病、死亡、落伍

者多达数十人。

3个月后,他们经历千难万苦,行程2000多公里,终于到达目的地。1939年11月,中央陆军军官学校第七分校(长安县王曲军校)第16期正式开学,金祖民和一些浙江同乡被编入第16总队炮兵科,学习炮兵知识。学员刚入伍,规定为上等兵待遇,军官教育期是中士待遇。据金祖民的回忆,他们当时全班睡觉只有一个土炕,虽然炕不小,要睡16个人,那可是相当的拥挤,每个人只有一块半砖的位置,晚上翻身都难。

学员每人发一套粗灰呢军服,一双翻毛牛皮鞋,但除星期假日外出和接受检阅时穿外,平时一概不许动用。给学员发的床上用品是每人一条薄布棉被,一条粗劣毛毯。日常服装是夏季一人一套单衣,两套白衬衣,布料还不如面粉袋。

金祖民刚到北方,还不适应,特别是北方的冬天。让他印象深刻的是每天清晨5点就要起床,到小河凿冰取水,来刷牙洗脸,那种痛彻心扉的寒冷伴着刺骨的寒风,让手脚很快有了许多冻疮。他们除了军事训练和学习以外,也要自力更生,干一些杂活,有时候要去山上砍柴,还要种蔬菜、养猪养鸭、修整道路。他们每天吃的是玉米、小米、黄豆等杂粮,很少吃面粉,大米更是吃不到。吃饭是6人一桌,仅有一碗白菜。军校没有专门的饭厅,但有专门的露天土台。



中央陆军军官学校第十六期第四纵队学生毕业徽章“亲爱精诚”

学习的课程分为小教程和大教程,小教程有步兵操典、射击教范、野外勤务、内务规则、夜间教育等,大教程有战术、兵器、筑城等,另外,还要学习交通学、航空学常识。军校的教育重在实践,实习科目有战术作业、沙盘教育、实地测绘等。

学员们还要学习“总理遗教”“西北问题”“校长言行”等政治课,这包括每天早上向校长(蒋介石)致敬、宣誓。军校训练十分严格,也十分残酷。金祖民回忆,他们在王曲军校的学员每天早上都要背枪跑步

4000米。跑完卸枪后,手肘和大拇指已经僵硬。每周有4个半天都在野外摸爬滚打,其余是上课。大多数时间是上午操场训练、下午野外演习。每隔一段时间就要进行实弹射击、手榴弹投掷、劈刺练习。

在烈日下暴晒、大雨中长跑和雪地里匍匐前进,更是习以为常。如果犯错误,还要加倍体罚,甚至禁闭。考试不合格者,就有可能被中途除名。

冬天满地都是半尺厚的积雪,可棉衣有时到11月中还未发下,学员们只能穿着夏天的短裤到野外去“卧倒”和“匍匐前进”。

据第七分校学员回忆蒋介石1939年在长安县王曲的一次阅兵,他是这么说的:“一个雨后的清晨,我们8200余人,集合在王曲的大操场上。首先摆一字形的欢迎队形,高呼着:拥护领袖,服从校长,校长万岁,黄埔万岁。在宏亮的口号声中,校长来了。于是我们向后转,以一个个的营方队,连成了一种半拉丁字式的阅兵队形。军乐奏起,校长开始检阅。当时校长训话完毕后,警报来了,我们的队伍很从容地散开,只听得炸弹的声音在隆隆的响。”

1941年4月,经一年半时间的军校磨炼,

金祖民等人从军校毕业。1941年11月,金祖民所在炮兵团奉命空运印度,被编入驻印军直属独立炮兵团,接受美国军人训练后,参加了缅甸作战,在战争中用大炮弹击日本侵略军。在抗日战争中,中央陆军军官学校第七分校规模最大,培养抗日军官最多。

中央陆军军官学校第七分校从15期到21期共开办7期,共计培养毕业生25569人;此外尚有军官训练班、军官教育队、政工干部训练班、补训大队等毕业生约10000余人。从1938年到1945年共计毕业学员37317人。根据中央陆军军官学校第七分校十五至十九期毕业生的统计分析,第七分校约有三分之一的人在抗日战场上牺牲。

1945年8月,日本投降后不久,国民党颁布军事复员令,中央陆军军官学校各分校奉令撤销。位于王曲的中央军校第七分校也在撤销之列。徐向前元帅曾说:“黄埔军校师生为抗日战争的胜利作出了重大贡献。”  
尹名

## 中标信息公示单

项目名称	《陕西工人报》2018年度印刷合作项目
采购单位	陕西工人报社
采购代理机构	西安建工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采购内容	文件所包含的全部内容
中标单位	华商数码信息股份有限公司
中标价格	大写:叁佰伍拾肆万零玖佰肆拾元整 小写:354094.00元

## 遗失声明

本人不慎将机动车驾驶证丢失,姓名:海沉,档案编号:6130005322006,驾驶证号:610104198701204411,特此声明。



中央陆军军官学校第七分校大门



学员在训练



露天就餐